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六十四

宋 楊萬里 撰

書

答李天麟秀才書

某辱書甚慰足下徒步走數千里詣太常甚厪以絶異之才而無遇於有司甚屈家貧親老父子之心各何如也報罷而歸甚戚細讀來書求三者之氣象無一焉今

之士誰不急於仕哉不惟今也古亦不免而足下悠然不急其所急乃急其所宜緩其之所不曉也士之擇藝猶賈之擇貨適於好故售不遲諧於用故利不狹今也遠古之器是儲遐方之產是居而又深藏於無人之鄉自玩其竒可矣非所以為不鈍也不有懲者不有改足下之貨已鈍矣亦可改矣而不懲也又方力求其愈鈍之貨鈍不極則意不滿又虛疑其之藏是貨而問焉而求觀焉甚矣足下之與人異心也其也初無異藏何以

塞足下獨有一語似若可獻塗行而病於暍有乞漿於道傍之野夫無之而其東鄰則有焉乞鄰而與則惠而僞指鄰而使其人自求則不僞而亦不惠與其樂於惠孰若不作於僞其也無以惠足下顧不敢僞足下耳洙泗之水有天地之至寶焉泳之深者得之富也而得之者亦無異於人人亦莫知其得也惟識寶者能候之蓋得之者貌必睟如辭必誾如其止也先其流也滂惟以是察焉不惟覩之者以是察人而求寶者亦以是自察

足下自謂高深遠妙者不足以知其平易處時復窺見足下於何得此密訊哉足下泳其波毋怯其涸挹其涯毋病其淵將必有能候足下之得實者矣然是寶也天閟之神韜之得之者非有大慶必有大咎絶糧轍環之厄自孔孟猶不得辭而况其徒耶孔孟之不得辭也亦孔孟之不肯辭也不惟不肯辭也而又樂之其樂之也必有在焉不然無一物之可樂而獨甘於捐不貲之身以疾驅於飢寒窮苦之域此豈情也哉昔人有學仙者

以為仙可學且可樂也而其師置之於深山環之以猛獸又懸千鈞之巨石於其上繫之以髮而卧斯人於其下斯人者不勝其懼棄而歸使足下自此得寳則造物者必盛怒矣飢寒之猛獸窮苦之巨石自此始矣足下恬不為憂而又奮而直前吾代足下懼矣足下謂干齊之瑟者是矣齊固不好瑟亦尚好竽若秦人則併其竽而不好矣顧獨好擊缶嗚嗚耳且技均技也而不能無易與難語人曰琴與奕孰難必曰琴之難也既曰難矣

鼓琴者不専則不工而晉人手揮五絃目送飛鴻精故也審精於奕則援弓繳鴻鵠於奕何病足下謂科舉文字為鴻鵠足下何慮焉其之為足下慮者終日為奕而不暇食不若射鴻鵠而臛炙之之可以飽也思與足下劇談而未得故盡吐之於此聊以當一夕之對床餘惟自厚

再答李天麟秀才

某之敬足下如足下之好我也情親而不得親平陸之

風濤實隅之爾騎吏觸熱以書來獨犯吾所不敢真勇者歟敬審侍側怡愉尊候萬福某拙且懦人之所競吾之所避或者喜其介非也介雖非聖人之中道亦君子之事也吾小人也吾焉能介矣哉至於不察者又以為吾辜曰是矯者也嗟乎是又過於待我者也夫矯云者謂其淑於初而慝於終者也吾之於善非不欲踐也欲而未能也使能矯而之善豈不信美哉矯訣以之直矯洿以之潔矯愚以之明壯猶少也老猶壯也大哉矯乎

吾何足以進此此吾所以踽踽者門寒而資怯立之憚而助之鮮故其履地也若履氷焉舍腴而趨瘠舍燠而趨涼吾其憎夫趨哉人方不後於此塗而吾亦不後焉禍之招也人先焉吾後焉則又為罪人舍焉吾不舍焉則又為罪貪亦罪廉亦罪不學亦罪學亦罪貶不善亦罪褒善亦罪甚矣乎為人之不易也吾則大惑矣平日之所以直詣聖賢求諸師友者自以為庶乎其免矣出而試之於鄉已大鬧如此然試之又大於此者其鬧何

如自今年來有三守焉一曰貌二曰口三曰筆平居無事孰使吾無故而名鬧者非斯三者歟樂於求士聞一善則欲輕千里而交焉一言相契則肆其所談不知經而談經不能文而談文不知人而談心至於技癢而不自制則又云云而筆之於其書見者或咏焉或嘁焉或猜其有刺焉或詈其狂焉或忌其異焉貌以施諸人口與筆以施諸已此真四十二年之非也今日之所以守者又自以為庶乎其免矣足下乎將不知今日之吾乎

將知之而破之以歸於舊乎甚矣朋友之不憐我而又欲搔我譁我以病我也如足下欲知今日之楊子乎畏足音如於莵聞論文如聞父母之名將疾走掩耳猶懼罪悔以及已也而何敢倡和應答如影響哉朋友間每辱寄聲極知不相忘其如多畏何暴客不足畏朋友大可畏畏生於憎憎生於褻褻生於習習生於親故夫子曰朋友數斯疏矣嗟乎吾聖人其亦身履而知之乎夫數所以為親也而乃所以致疏則朋友之道可知矣覲足

下之意若以與吾相遠為恨以日相見為樂者足下乎此意不惟非所以愛我亦非所以自愛也何也吾二人幸相愛相敬足矣何必自親而之習自習而之褻自褻而之憎自憎而之畏哉朋友本以相樂反以相憂既以憂與人又以憂自與豈所謂愛人與自愛也哉久不見聊以奉惱足下之好懐也須論語解義序篇不敢辭然吾之三守又為足下破其一豈非命哉豈非命哉

答歐陽清卿秀才書

某啓頃辱過我得軟語一再夕叩而聆焉清越愈出知進學之功非昔日之隱几者也初為吾友惜於失舉至是不復惜學進而身退與身進而學退此宜何惜則子之失有司乎有司之失子乎辱書其詞暇其意廹安於貧而勇於道此某之所願學者也而子之心正如此不知吾心之合於子乎抑子心之吾合也某性足以取孤學足以取窮漠然為世之棄固也然吾友輩獨與世異取其棄而不棄其棄焉使某之孤者明窮者亨謂吾之

非則子何取焉謂子之是則去衆以就其孤合於窮而離於達吾之所以增於子者恐不足以補其減也子其悔耶樂乎子則樂矣不悔矣然負暄者温觀雪者凍所近者戒所累也以吾之孤窮而子近焉子不慮於累乎哉世皆以為子笑而子不悟則亦可憐矣則子之相從吾以為我賀而未敢以為子賀也子以為若之何子誠不惡於累則吾之孤窮吾敢獨而不分也哉所戒館地已達之矣然行止人能為之哉子以才為馬以見為路

以力為鞭烏在乎與吾近若遠也然猶當博詢以塞子勤

答學者書

某啓某作性僻違絕不喜與富貴者遊非敢有傲也避彼之傲耳故着破褐煮野蔬而讀書之聲滿天地則吾之貧賤未始不富貴而彼之富貴未始不貧賤也故得以自負向也清卿與足下來吾門初未知足下何如人也泛而揖倘而言未有以異足下可與遊乎不可與遊

乎吾之僻違之病似未易痊也既而夜坐於族人家不敢與諸任齒而足下獨立不親彼而不疏我論文問學一語便與吾心如印印泥於是驚焉不意鄉里之有足下又悔其初之幾失足下也吾之病忽脫然去吾體幸甚幸甚然獨有怪焉足下天資如此之秀朗而未至於東流淙淙者抑豈天者高而人者下耶令鋸一松以為兩一則為鸞路王公式焉一則為破甑皁隸莝焉木不異也而器不同何也前之遭者輪扁而後之遭者庸工

也雖然輪扁不易致也敬之如敬父師饗之如饗大賔大客則輪扁可致也致而不饗則怠於斲饗而不敬則嗇於斲至於庸工嗟來可饗也輿臺可待也貪於庸工之不財費而忘其木費亦甚可惜哉然蓋有家無宿舂者矣而亦責以力致輪扁是亦教餓者以何不食肉糜之智也無力而不能致與有力而不肯致君子於此將不能致者譏耶不肯致者譏耶足下之天者松也為鸞路不難也而足下之所謂人者輪扁耶吾不得而知也

庸工耶吾亦不得而知也吾但見足下之松未有以妙斵者足下真不能致輪扁耶抑能致而不肯致耶足下之病有一焉將足下之於輪扁雖能致之而未能使之大者不啇小者不怠耶足下之病兼焉三病有一焉善醫者憂之足下有前之一以合後之二此吾之所以為深憂也能致輪扁而不肯致得輪扁而以庸工視之不得輪扁而不力求焉安於鈌斧鈍斤之下而曰吾之材松也吾求為鸞路也必也烏頭白馬生角木象生肉脚

而後成也足下於此有憂乎無憂乎願為鸞路乎願為破甑乎為鸞路知足下之願也而吾未見其成也為破甑知足下之不願也而吾未見其免也足下之三病未痊也足下能有憂焉則無病矣病去而後成者可成不免者可免矣其僻違之病苟足下而稍痊足下之病其不以吾藥而痊乎雖然服之吐之又非吾力之所能及為足下惜此松故誦言至此足下不怪否足下怪焉則吾僻違之病亦懼復作矣故吾不惟為足下憂而又為

我懼也不宣

再答學者書

某久不見因循又不通書謂足下必絶之也專使咼來惠書百千言及新文一編甚慰知足下於我猶勤勤如此也往來者相傳足下之學退矣今所見舉子事業詞氣尚洶湧也但書詞中不無病耳然大旱金石裂土山焦而廬山之泉一綫不絶可以為難矣甚喜甚喜歐陽秀才鄉曲之名士澹菴之所前席某之所敬畏足下與

之居真得其人矣而來書欲作遠遊之輿何也豈足下所挾者不凡鄉里之中不足以容足下而外地之有司不足以知足下耶容與不容知與不知吾曹本不必介意而足下之懷似有所大不能忘者何也足下家富而力裕何病乎飢寒所病者正在乎不飢不寒耳若飢寒二字天不輕以與人有以與之必有以當之也其半生了無所得止得此二字耳足下何理欲一旦分之似不得如此然觀足下之志與才則頗有脱温飽而趨飢寒

之氣飢寒本非美事足下何樂於此而趨之太學者菁

莪之陵沚也而有所甚不宜於士不才則不宜不近則

不宜不肖則不宜非肖之尚也去鄉里而久羇旅非肖

則何以自存足下之所不宜者其二也其一則足下有

進焉其三則足下有餘焉以其餘持其進以與天下之

士角於文字百戰之場何不可之有然足下進則進矣

而未就也足下果有此志盍待其就也乎未就而輕於

戰一有不勝則足下之不樂恐有甚於今之不樂者矣

君子之有異才要當不自輕恃其異而速於勝豈得為不自輕也耶雖然足下之書吾知之矣必有所不快故不吐之於他人而吐於吾足下自以為快矣而吾有所甚不快某本無一日之長妄為朋友所許故後進之不知者隨其聲而從之遊其心則愛我也一者之學十者之憎則是愛我者憎我之招也足下亦愛我之一也愛未畢而憎已至故足下之愛有所不願承也若曰懼於人之憎而遂罷足下之愛則不可樂於足下之愛而不

恤人之憎亦不可莊子曰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惟足下察之舉業容細看有疵不敢黙雖然足下又豈可終以富而廢才乎不宣

答陳國材書

辱惠長牋細讀皆仁義之言深博之文也但見勉以歐陽子公何不仁之甚某何罪公必欲試之以舉鼎而置之於絶臏耶富者資人宴者資於人反顧其家無宿舂焉而曰我將為發棠之舉妻妾羞之國材曰何忘於覺

民不知我之無宿舂也覺之之説其深求之三十年矣如初也國材責吾以覺民不知以覺覺之耶以不覺覺之耶指虛廩以告飢者而曰此有粟不知夫廩之自飢也而安能飽人使聽者視而求求而虛仁者也則付之一笑耳不然指於怒而廩於災不焚之不置也國材曰何拒學者於千里之外使學者誤聽國材之言而視焉而求焉則吾之虛廩殆矣哉人心之病莫甚於一私不易於去而易於留其嘗以為易其所不易而不易其所

易惟賢者能之及讀國材之書則又悔此論且天下佳處褫襫乎東山之巔笭箵乎溪水之上國材以為佳乎否也否也國材何取之之亟也佳也國材何不以分於我而先焉而擅焉國材之於朋友佳者則不分而置人於絶臏又使人焚其虚廩而偃然曰我仁也我忠也我不私也其誰敢與國材友哉今之作人甚難懦者曰重勇者曰躁泛泛者為賢昂昂者為矯一事未作而羣咻至積毀銷骨其何可當某孤苦貧病之身脆弱不足以

堪之祇欠聚徒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名齒舌耳國材授之以召齒舌之方而好謂之曰可以震六合而響雷霆此正季友之鴆叔牙而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荷意雖厚敬再拜以避

見何德獻提舉書

某聞之天下之物不售然後售宗彝罍洗不鬻於市而貴於宗廟之中深衣逢掖之服田夫野媍之所怪笑而庠序之士不可一日無何也古罷固不合於今而文物

固不諧於俗也天下之人亦豈盡俗而不好古也哉有所不好必有所甚好惟其無所合也人則以為無所可用也及遇夫識而好之者然後知其可貴爾今有人焉嗜古而與時之背信已而不人之徇世皆以謷訣取容悅而獨蹇訥無可喜之言直情徑行又不能隨巧進善遊者之後此亦天下之癡絕而人之所共棄者也雖然不遇於今之君子安知不遇於古之君子乎閤下之丈行超然絶人而退然無自得之色經世濟務其聲凜然

而不改一丘一壑之心然不求進而諸公進之不求知而天子知之拔於俊乂之中而分朝廷一路之憂寄登攬未幾民頌其賢而吏憚其正此非所謂古之君子者耶某也不佞區區所嚮偶有前所稱之病坐是落落而窮也窮而不終窮或者有俟於古之君子歟不遇於今之君子者命也遇於古之君子者道也惟命能勝道惟道亦能成命言道不言命不在閤下乎謹贄文一編進見乎坐隅可教教之可進進焉惟閤下財幸不宣某再

拜

見蘇仁仲提舉書

某聞之君子之於世無意於合也有意於合者折旋委曲惟合之求然未得其所無而先喪其所有古之君子所以合者惟無意於合也無意於合人者有守於已者也有守於已者是惟無合於人合則膠固而不可解者也齊人鼓瑟以干齊王而有罵之者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說者往往笑齊人之工於瑟而

不工於求齊以為不求合者之戒嗟乎是知齊人之拙於合而不合未知唐人之巧於合而不合韋蘇州之詩天下之所同美也客有效韋公之體以見公者而公不悅既而以生平之詩見公而公悅之當其效人之詩體以求合於人自以為巧矣而其巧適所以為拙則夫舍已以狥於人與夫信已以俟於人其巧拙未易以相過也彼齊人者患瑟之不工而已矣瑟果工矣天下其必有好瑟者矣無遇於此安知不有遇於彼哉且吾之所

能者瑟也所不能者竽也今舍瑟而學竽竽未能而瑟先忘矣吾且不吾信安能使王之吾信乎與其學竽而未必能也孰若工瑟以有待也世之君子不懲於唐人之巧而懲於齊人之拙則亦誤矣閤下乘使者車方春而行部其風采之所動聲光之所臨士之挾寸長負片善者孰不翹首企足願忠而望賜也哉甲則曰蘇公之所好者何道乙則曰蘇公之所惡者何事趨其所好而避其所惡惟恐後也噫是知所以求合之合而未知不

求合之合也閤下以元祐名相之子孫而退然若一介之寒士文學行藝加人數等而歛然如有所不及其未用也初不慍於退用之而未盡也亦不懌於進小人之所異而忌焉君子之所同而怙焉公之於人蓋未始有意於求合者公則不欲求合於人而顧欲人之求合於己耶某也生晚而學無朋地寒而時無遭將欲挈不肖之身以自進於門下既無可喜之狀以取悅又無求合之言以取售而獨持此書以見焉不知者又以為拙也

夫以巧而求合於人者其實恥之不惟其恥之閤下實恥之也

見章彦溥提刑書

其聞之求諸人者必得其所以天得其所以天而不遇於人者有矣未有不得其所以天而遇諸人者也古之人有三及門而閽人辭焉者何其有求而不合有未相識而通夢寐於三年之前者又何其無求而合也蓋求不求者人也遇不遇者天也是故不得於天勿求於人

不得於己勿求於天天下之士狗苟茅靡求於人而不求於天求於天而不求於己抑見其費心於外而失己於內而已烏在其有遇哉就使其遇天實厭之惟忘於求天而後得於己惟忘於遇人而後可以求於天彼王公大人之存心不合乎天理則已如合乎天理則天也人也人也我也精神之感召道藝之貫通蓋有不求而合不介而親者某也廬陵之匹士也出於山林之中而列於州縣百吏之後此豈有聲勢之自振而親黨之相

援以登於當世王公大人之門乎而閤下之名天下莫不聞以光明俊偉之德致身於九卿立朝之節皜乎有耀天下莫不仰方且徇道而不徇勢身雖外而望益重聖天子用是起之於江湖而倚之以一路耳目之寄天下莫不悅則閤下之賢固未可以泛然求而卒然遇也某也雖有慕向歸倚之誠心將何以為見耶又況行部照臨敝邑之日某乃以職視民旱於田里曾不得與官吏負弩父老扶杖之列以望見使華之末光見且猶不

可得而況於求知乎乃聞閤下稱引其姓名而訪問其所在嗟乎此古之君子折節下士之美意而古之人以望實而取於知己者也遙遙千載此風之熄久矣而某也獨何為者乃得此於閤下乎求諸己則何有求諸人則何從豈非閤下之存心合於天理而不顧流俗歟愛士之心通於天而天同神比歟抑某有歸向門下之心而天人之間自然遇合歟雖然某之遇乎閤下則存乎閤下也鄙文一卷藉手為贄幸賜之覽觀察其心收其

迹而成其所以天不宣

答趙季深書

君子之學心以心之身以身之文以文之者也文能眧之身不能履之盈尺之花方寸之萼而不能成一粟之實君子謂之竊身能履之心不能不病之如鑄鉛以為東序之鍾黄其外以金而丹其追蠡以漆叩其音則瓦缶之不若君子謂之贋季深不亟其已之仕而憂其弟之未仕遜其所宜得之官以與弟此雖於聖人之中道

為未契而清風高誼已足以愧汙俗而振貪夫矣季深之心季深之身類非俗子之所能至也涵於經而肆於史出入於韓栁三蘇之源流身肖其心文肖其身季深有焉而反執禮甚卑求益甚勇責報於僕甚豐此人之所以為季深喜而為僕懼也明知其中之空虛而姑樂乎人之繆敬此有若所以見窮於羣弟子而沈重之所以見棄於徐文遠也歟車覆於前吾又從旃季深盍舍我哉季深之文大抵義說不如論篇論篇不如策策不

如詩季深厚意不可虚辱故以三不如之説藉手於將

命者季深極之而已

上史侍郎書

某聞之天下之不治不生於有所不顧則生於有所不

屑夫天下之事過於恤者敗過於不顧者又敗過於詳

者無成過於不屑者亦無成天下之難治何為其如此

也昔者秦人之治蓋嘗懲於不屑之無成矣吏不肅則

國媮秦人無不肅之吏民不力則國貧秦人無不力之

民兵不威則國弱秦人無不威之兵然秦人無三者之短而秦祚無一日之長何也知懲其所不屑而不知墮於其所不顧也昔者晉人之治蓋嘗懲於不顧之必敗矣秦人言利晉人不言利而言名秦人言事晉人不言事而言理秦人言法晉人不言法而言道然晉之與秦有異治而無異亂何也知懲其所不顧而不知墮於其所不屑也且夫民之力竭而無餘也秦人猶疑其有餘力也國之亂伏而有形也晉人猶信其無亂形也故夫

晉人過於不治秦人過於治其生好為治亂之學力探之而非不幽也洞觀之而非不白也而二者之說往來於胷中者三十年而未有所决也豈其學之罪歟抑未見其人之罪歟索之古不若索之今見其學不若見其人如侍郎者豈非某之所謂其人哉蓋嘗得侍郎之五策而讀之矣其論治似不高其論兵也似不工此世俗之所以覯侍郎之論者也不知夫治無高下而先用者為高兵無工拙而後於機者為拙侍郎之論治而談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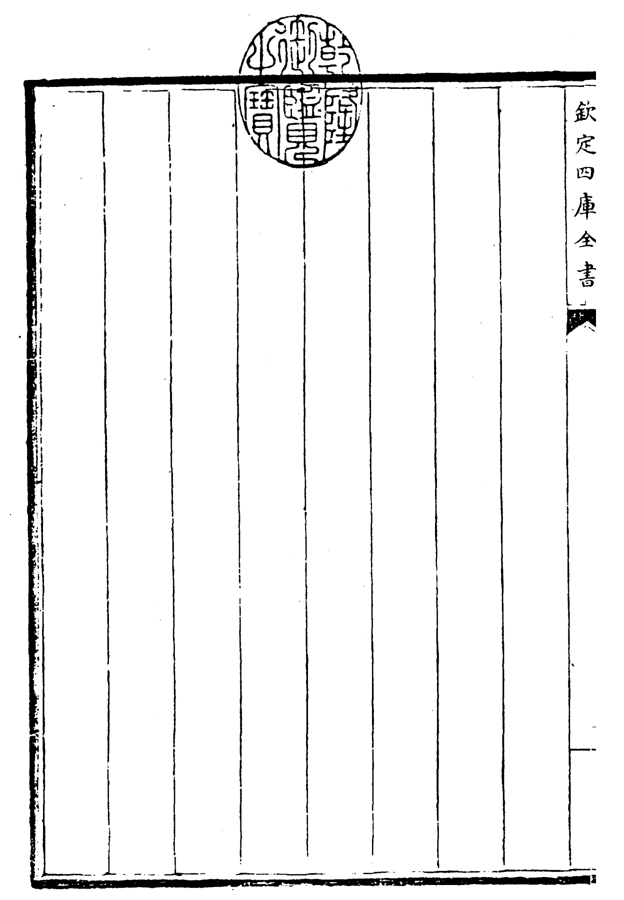
也知先於用而止耳知不後於機而止耳高下工拙侍郎何心焉此某之所以竊窺侍郎之論者也昔者老聃將出關人莫知之也而抱關之吏有尹喜者能候其氣而知之人莫知之五千言之書所以不作也尹喜候而知之五千言之書所以作也某好為治亂之學而未能決夫不顧不屑之説今得逢侍郎之過此而見焉而質焉非幸歟五千言之得聞與否可傳與否侍郎其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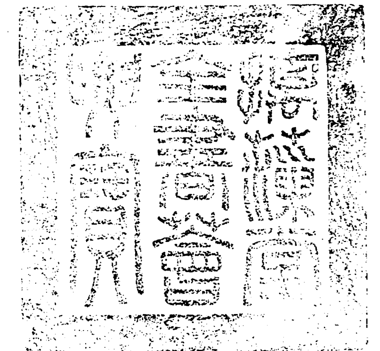
誠齋集卷六十四

謹案卷六十三第十八頁後六行如出一口原本口訛言今改

卷六十四第五頁後三行畏足音如於菟原本脫於字今增

第十三頁後三行此正季友之鴆叔牙原本友訛子据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吳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六十五 六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二 集部

誠齋集卷六十五

宋 楊萬里 撰

書

與任希純運使寶文書

某惶恐伏以季春之月恭惟都運寶文大卿氷漕整暇使華輝光相維自天台候動止萬福台閎蘭玉之眷中表襲吉某廬陵書生也所學者既非時之所可施而所

任者又非才之所能為今以抱虛之學無適用之材驟而語作邑其不敗績也幾希所幸天假之福得實文以為之依意者其或免乎屬者具雙緘以修下吏之敬者禮也實文報之以翰墨之榮而還却其世俗之禮者道也葢甞以謂自渡江以來禮流而道隱禮流則偽勝道隱則情亡夫使天下之相與舉不以情而一出於偽則是引天下之人而盡納之於面諂背汙之地可也孰謂此者士類實汚染之耳以酒而醒者必以酒而解以士

類而汙染者必以士類而洗濯今日之事洗偽而歸之
情復禮而歸於道不在賓文乎不在賓文乎欣賀欣賀
雖然賓文之名滿天地而位未充其名使之治天下則
其澤不啻於一路前之說不宜然而然後之說宜然而
反不然我知之矣正與邪不同門直與枉不合轍如是
而已耳不然自卿士之列膺受書贊秉執事樞亦已久
矣中之不居而外之不去緩於相業而極於使事不樂
於廟堂之顯嚴而樂於東湖西山之寂寞此豈人之情

俗世而矣者義易利以不世徇道以不有必中其此也
於意有竊嘗斯於語以足不固敏不也綦之知以足何
為謂所之古非者邑為之日今葢矣惑大則今然雖斯
也者邑為侯以所之人古非又者邑為侯之今也者邑
之古夫大士以之使是反則今也邑為之古下肥上瘠
也者邑為侯以所之今賊盜以之使也者邑為侯以所
而衆之類士大之下天矣者為自賊盜而邑為有固夫
不獻月而上於歸盡孔利也可不乎可焉舉者邑為曰

減於邑夫為邑者豈家有銅山哉則於是不詢取之之法而詢取之之比比朝行而訟夕起上之人則曰此盜也大抵縣令一縣令耳而又有百縣令焉豪民則縣令也遊士則縣令也里居之士大夫則又縣令也有請謁者焉有強禦者焉有不輸租者焉徇之則無縣不徇則無令一不徇焉則誹十徇而一違焉則誹誹不已則怒怒不已則訟未必其身訟令也或飛語焉或謗書焉或貸不逞之民使為之焉上之人則又曰盜也夫以一縣

令敵百縣令竇文以為孰勝哉奉新之令接耳目者有五人焉不以罪去者無一人焉夫豈無盜乎哉夫豈盡盜乎哉是未可知也其也繼此五人者之後其為危栗之易而安全之難也昭昭矣雖然有竇文與諸君子以為之天清水明鏡其必有別也有危栗而無安全非其之所當憂也無廉於其躬無仁於其民此其之所當憂也苟廉矣苟仁矣竇文且將為知已矣又何憂之有短啓一通不敢廢禮故也仰惟省覽拜庭小遲所禱顧神

養氣用對於爰立作相之書其伏紙不勝震懼之甚

見龔實之運使正言書

其聞之賤生於有餘貴生於不足無急其所不足而緩其所有餘者可與經天下矣急其所不足君子知其無蓄不緩其所有餘君子知其有儲有餘而不急不足而後急則亦無及矣昔者趙襄子有智伯之難入於晉陽顧謂張孟談曰吾有財矣而無箭奈何張孟談曰吾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以荻蒿為宮之垣襄子發之皆箭

材也又謂張孟談曰無兵奈何張孟談曰吾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以銅為宮之柱襄子取之皆兵器也且夫董安于之時晉未有患也而荻蒿有餘也銅有餘也至於襄子之時箭不足矣兵不足矣不有董安于之儲何以有襄子之蓄哉今天下之士當其未用則緩其所有餘及其既用則急其所不足無乃非董安于之意乎文如正言德如正言慷慨敢言如正言觝非擘近不遺餘力如正言而猶淹恤在外庸人必曰此正言之所戚而

不怡也是烏足以知正言哉不惟不知正言也是亦未知天之意也且天之意安知將欲置正言於甚急之地不得不置於甚緩之地蓋使其緩而有儲不至於急而無蓄也正言儻又曰今有餘之時也吾不必儲焉可也萬一有不足之時正言其獨能無急歟其也不肖亦不足與於此然得事正言不敢不忠於正言夙而為正言思之夜而為正言思之去而為安于之荻蒿正言有之乎未也安于之銅柱正言有之乎未也有之矣天下幸

甚縱不然吾君一旦舉正言而相焉正言獨能無急歟正言之所當急今日之日也正言之所不當急後日之日也正言試思之不宣某再拜

與胡澹菴書

某悚息再拜屬者客裏落寞乃得望見玉立之容於東湖之西西山之東一聽談間之淙琤便覺湍面康衢之埃拂拂吹去矣君子不可得而侍也吾家子雲此語豈可誹其不解事也哉登仙之行獨不得與追送之列折

腰之役實使之然涉世之禮事賢之敬久矣二者之不相為用也而況以涉世者而事其師乎雖然語離之際遠送之情此古人所以登山臨水黯然銷魂者也其獨無情哉情生於中而不可制勢禁於外而不得逞所謂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言之太息即辰戛氣歸竒恭惟歸修門得覲帝所忠勤天助台候動止萬福師門玉眷均祉某以四月二十六日受職今且踰月矣上官見容吏民見信者不曰自澹菴門下來乎始至之日深念為

邑者平生之所病欲試行其所學而有所未敢信欲效世之健吏而又有所必不能二者交於心而莫知所定卒置其所必不能者而守其所未可信者於是治民以不治理財以不理非不治民也以治民者治其身也非不理財也以理財者理其政也其身正者其民從其政理者其財給其雖不佞行之期月亦庶幾焉用此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也士大夫見一邑而畏之則大於一邑者何如也畏事生於不更事更事則不畏事矣然作

邑有可畏者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此其可畏也以作邑者之心為作州者之心則何畏之有而今則不然也敢私布之先生或造滕所陳儻可及此乎先生是行必居中必得政必盡言必伸道必尊主而芘民必强中國而弱夷狄天下所以望先生先生所以許天下者於此不更舉矣多賀多賀麻陽叔父有書於先生欲求一字之褒於劉師泰父先生豈啇此於門弟者掌揮毫斜行使傔人領之以歸其當即送似於麻陽也

欽夫於外補先生獨無意乎函丈之侍眇在天半雖先生以身為社稷之依可不愛重

與張嚴州敬夫書

棊頓首再拜敬夫嚴州使君直閣友兄屬者曾廸功蕭監廟江奉新過桐廬因之致書計無不達之理孤宦飄零一别如雨欲登春風之樓究觀三湘之要領此約竟復墮渺茫中不但客子念之作惡而已春風主人不為造物之所舍人事好乖前輩此語暗與今合言之三嘆

也即辰小風清暑恭惟坐嘯釣臺人地相高佳政謌如
令修於庭户之間而民氣和於耕桑隴畆之上天維相
之台候動止萬福相門玉眷均慶其將毋攜孥已至奉
新於四月二十六日交職矣半生惟愁作邑自今觀之
亦大可笑蓋其初不慮民事而慮財賦因燕居深念若
恩信不可行必得健決而後可以集事可以行令則六
經可廢矣然世皆舍而已獨用亦未敢自信又念書生
之政舍此則又茫無據依因試行之其效如響蓋異時

為邑者寛已而嚴物親吏而疎民任威而廢德及其政之不行則又加之以益深益熱之術不尤其術之不善而尤其術之未精前事大抵然也其初至見岸獄充盈而府庫虚耗自若也於是縱幽囚罷逮捕息鞭笞去訟繫出片紙書其人逋租若干寛為之期而薄為之取蓋有以兩旬為約而輸不滿千錢者議者初以為必不來而其來不可止初以為必不輸而其輸不可却蓋所謂片紙者若今之所謂公據焉里諳而家給之使之自持

以來復自持以往不以虎穴視官府乃以家庭視官府大抵民財止有此要不使之歸於下而已所謂下者非里胥非邑吏非獄吏乎一雞未肥里胥殺而食之矣持百錢而至邑羣吏奪而取之矣而士大夫方據案而怒曰此頑民也此不輸租者也故死於縲絏死於飢寒死於癘疫之染汙豈不痛哉其至此期月財賦粗給政令方行日無積事岸獄常空若上官儻見容則平生所聞於師友者亦可以畧施行之前輩云孔子牛羊之不肥

會計之不當則為有責牛羊肥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則亦不足道也某之所以區區學為邑者言之於眼高四海者之前真足以發一莞也方衆賢聚於本朝而直閤猶在輔郡何也某無似之迹直閤推挽不少矣其如命何三逕稍具徑當歸耕爾鄙性生好為文而尤喜四六近世此作直閤獨步四海施少才張安國次也某竭力體裁或者謂其似吾南軒不自知其似猶未也與虞相戕一通今往一本能商畧細論以教焉至幸至幸今

何漕定叟安訊不疎否不貲之身願為軍民愛之重之不宣

代蕭岳英上宰相書

其閒之私者君子之甚惡也利於私必不利公公與私不兩勝利與害不兩能故夫私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然私足以害公矣亦有以公而害公者利於私必不利於公矣亦有利私而利於公者昔者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告之吏令尹曰殺之謂其直於君而曲於父也魯

人從軍戰三戰三北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君子以為孝而舉之由楚人而觀之公莫甚焉由魯人而觀之私莫大焉然而公者見殺而私者見舉何也孟子曰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人能賣其父則君何有焉楚人之公非公也以公而害公者也是以君子殺之也人能不棄其父則豈忍棄其君魯人之私非私也以私而利公者也是以君子舉之也嗟乎天下之難治也善立法者能如楚之殺直躬魯之舉敗卒則天下

不難治矣古今之法至於吾宋備矣吾宋之法至於吾君吾相密矣雖然亦猶有備中之缺密中之踈者乎某請得而言之吏部之法曰為從政郎有六考而願致仕者與之遷通直郎遇郊祀則有封贈之典此聖人立法之意所以厚人子之私者也而近歲之言者曰選人有以嶽祠補考而闕陞改秩者亦有全用兩任嶽祠而改秩者僥倖之啓莫此為甚於是乎選人嶽祠並不理考矣朝廷更法之意所以破羣議之私者豈非塞其濫而

責其實乎法之備且密未有妙於此者也而某猶曰備中有缺密中有疎者何也前之法教之以孝此之法備矣然以奉祠理考而改秩者法之所不及防也故曰備中有缺也後之法塞其濫進此法密矣然革其以奉祠理考而改秩者併及其以奉祠理考而致仕榮親者故曰密中有疎也且夫以祠考而闒茸是誠濫也以祠考而改秩是誠濫也謂其利於私不害於公不可也若夫以祠考而致仕者是固利於私矣亦豈有不利於公者

乎告老者多則廩給者寡矣其利一也因告老之身以及其親忠孝之教於是乎在其利二也封贈之典有榮名而無實費然上有不貲之恩而下有不貲之榮其利三也一舉而三利從之亦何憚而不聽其以祠考致仕乎以某之管見謂宜為之法曰以祠理考而闕陞改秩者勿聽以祠理考致仕而遷官封贈者聽如是則破羣臣之私且塞其濫厚人子之私以教之中可以並行而兩利矣某所謂利乎私亦有以利乎公不在茲耶不在

茲耶雖然其也年六十有餘矣改秩榮進非其事矣獨念父母罔極之大恩三釜之養則不及矣所以為之報者惟贈典而已矣今又絶望焉豈非痛之極乎仰惟相公以孔子孟子之所以事君者事君以孔子孟子之所以澤民者澤民朝廷之深仁厚澤如天斯寛如地斯大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者而某也有榮親之階又有絶望之痛豈非所謂一夫不獲而吾相之所深恥者耶滁其恥療其痛造化之力直餘事爾昔者孟嘗君至楚楚獻

象床使登徒氏送之登徒氏不欲行孟嘗君之門人有公孫戍者受其寶劍入諫曰君奚受象床哉孟嘗君辭焉公孫戍出孟嘗君返之曰子教我甚善子何志之喜也公孫戍曰君得廉名臣得寶劍也孟嘗君善之夫公孫戍之得寶劍者私也然而能成孟嘗君之廉名者公也不以私廢公不以公咎私孟嘗君之所以為賢歟今某妄議朝廷之法而出於自榮其親之私豈不有公孫戍之嫌哉然因家以及國因親以及君是亦以私利公

之義也以私廢公以公咎私相公豈其然哉進越而言震懼無所不宣

答劉與祖教授書

某奉別云久疎得上狀自到中都兩蒙翰墨足見不忘但稟目之禮此胥史施之於長官鶡夫施之於元戎非章甫輩所宜效也古人云尺書千里面目吾友不師山谷老人簡牘而顧作此俗禮何也知故人必不怪輒借及之承問進學之說古之聖賢在方冊今之風烈有前

輩心肖則行肖之矣而況於文辭乎仕之通塞命也身之淑慝非命也敬修其非命者以聽其命者此吾所聞於古人也不淑諸身以求不塞夫命豈吾所聞於古人所聞止於此所以聞者不止於此吾友自求之則自知之矣餘惟珍重

答曾主簿書

某再拜主簿學士久無聞中端便生於上肰辱翰墨之賜感刻則多矣愧又倍之即辰冬溫恭惟台候萬福示

戒澹菴先生之説敢不服於箴言但澹菴之彈文言者
憾之假薦士不實以擊之澹菴初薦李秀實葢應詔書
求財賦獄訟之才澹菴以秀實充薦未為失也特當時
薦章不曽説破秀實雖有隱年之譎而其才不可廢以
此遂為言者所排爾若夫澹菴貫日月之忠塞天地之
明言者可得而掩之哉孔北海曰今之後生喜謗前輩
此近世尤甚之病也澹菴紛紛之論無乃出於孔北海
所云者耶願吾友勿輕信之生則為東家而萬世以多

能為仁義禮樂之主此吾夫子所以不免乎澹菴獨得免乎可付一笑也所冀保重立俟薦用

答惠州陳今仲羽秀才書

某初未識風裁之時得名實於林司成謂仲羽海南之秀也多讀古書能文辭也喜哦詩句超然不凡及蒙一再惠顧袖出長戕大紙其文鎔百氏而鑄已者也雅不陳蹈奇不怪歸林先生之學全付之子矣以極暑且不小住欲奉欵未能也辱寓書便如對面從談何時真得

對面從談耶或出山來見臨甚佳耳汗如漿反筆外之意雖欲盡吐焉能盡吐强飯强學以發大業震於一世至望

答劉子和書

某屬嘗上狀修慰審闢聽問兹承遣騎下教感悚萬斯恭承過聽乃以母夫人銘詩下諉兹事重大當今鄉曲宜為者澹菴先生省齋詹事兩公而已不之彼而之此豈戲我哉伯仲問深於伊洛明誠之妙學者必非戲也

過也抑區區文辭固學者之所羞薄故不以所賤者誘
兩公亦不必擇其人而後為歟而某少也賤粗知學作
舉子之業以干升斗為活爾烏識夫古文軌轍哉文於
道未為尊固也然譬之瑑璞為瑞瑑固璞之毀也若瑞
成而不中度瑑就而不成章則又毀之毀也君子不近
庶人不服亦奚取於斯某承命之次憮然汗出辭焉則
於年兄若已疏不辭而受簡焉則於自詭為已重志文
當因丁張二子之所書而某姑擬作數語為銘以致年

家子姪之悼於年毋庶乎其塞命也亦不敢自必為可用也取之絀之惟裁擇焉願少寛數日之期當走山僮送似予澄聞既歸已於前書附慰茲不重出

答周子充内翰書

某再拜某拜辱四月二十日手筆至感至榮竊知考文殿廬土苴之餘陶鑄晁董甚盛甚賀即辰夏氣已熱恭惟台候動止萬福欽夫書信仰荷轉致徽山谷祠堂記今往一本所望斵其堊也紙尾有施南局得某近詩而

獨鄙棄門下之語極知戲言然讀之面熱汗下不勝大懼其少也賤且貧亦頗剽聞文墨足以發身騃不解事便欲以身徇文不遺餘力以學之竟何所成雖成竟何所用自吾家子雲苦一生之心於太玄法言之二物以待後世之子雲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子雲此韓子所嘆也其以為不然韓子之嘆過也子雲之慮亦過也且何必待後世之子雲也同時亦自有子雲矣所謂醬瓿者非同時之子雲乎不人之逢而醬瓿之逢未為無逢

也古今文士每以子雲為嘲不知嘲子雲之未既而其家醬瓿復嘲之在旁矣文之成者止如此而況如其之學焉而不成者耶是故昔也自憙既而自笑今則不然不惟不自笑也亦復無可笑者矣恐性於飢凍之場背馳於權利之轍而顧斷心於破硯凋鬢於敗素是其初豈不若可憙哉其究良可笑也雖然是猶可笑者也今則朱墨之與曹錢穀之與諏日與胥吏爭席顧昂首睅目與髙人勝流競上駟於文囿雖求所謂可笑者亦空

空矣投畀醬瓿醬瓿且不受也而況內翰商盤禹誤之手杜詩韓筆之妙此固小巫之所以心驚族庖之所以魄動者也而某也當空空無可笑之時乃敢自進其薄技哉屬因施子寄近作之詩文一卷而責其報某也與施子布衣交且均貧且賤焉既不可無報且不容但已則亦抄一二詩以塞焉而已矣蓋經霜之蛩相遭於草根後棲之禽胥命於風枝則唧唧互嘆啾啾交訴其理然也而朝陽鳴鳳覽於千仞之表俯而視曰之二蟲獨

相語而鄙我也不亦左乎儻不以岐山之妙音而賤啾唧之寒聲而欲聽焉而或悅焉則亦將奏而聒焉政恐鳳聞之而愁思焉則二蟲者未足以起鳳之悅而適足以為鳳之悲爾鳳亦奚樂於此乎哉信筆縱言一笑某再拜

答施少才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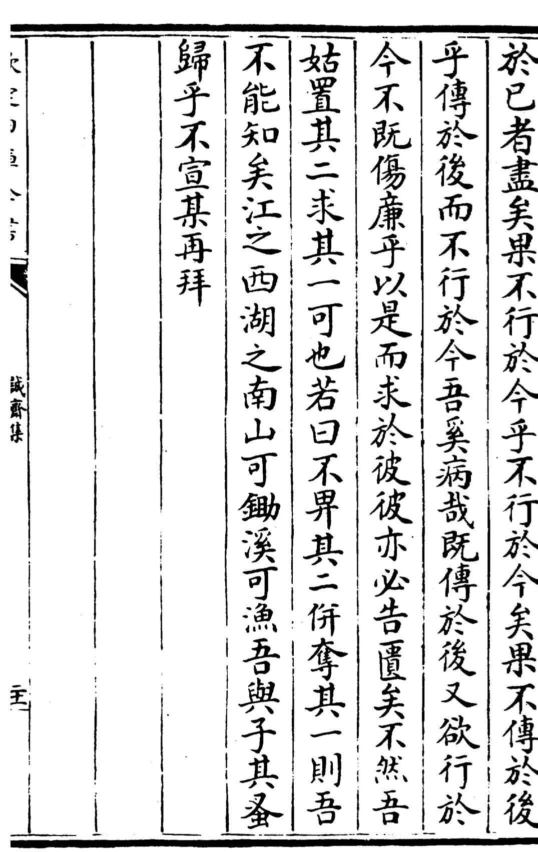
某再拜少才尊兄足下某之於兄如兄之於某蓋身離而心合口異而嗜同也使得相從而鳴焉不寧惟天地

無春秋而已既相别十七年今又相去五百里藉第令數致書吾猶不快乎爾而況所謂不快者又不數耶賈子云以簿書不報期會為急其嘗讀書至此必掩鼻而過之今則不然豈惟不掩鼻又將褰裳而践之焉然則某之於兄雖欲及事外之勝談而中書君已如田神功輩不受光弼約束矣以是自恨得兄書則加恨豈兄有可恨蓋曹太子之嘆中山王之悲褁乎裏觸乎感也兄云吾儕所自得於已者必有以行於今而傳於後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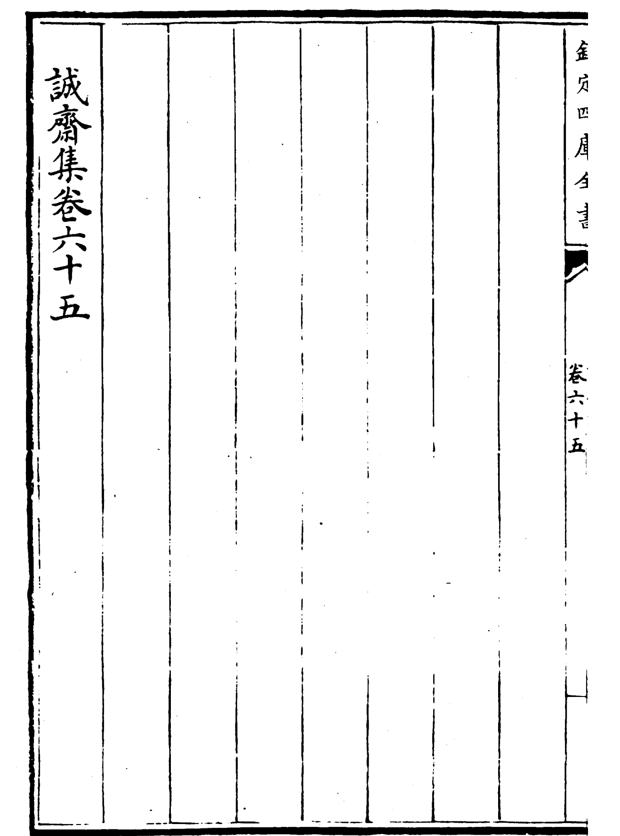
而不行於今命也其不傳於後亦命也幽哉子之言也而某之見於凡似有小異者蓋命職乎彼道職乎已職乎彼者其畀也奚以禦其不畀也奚以取若是者不聽乎彼不可也聽乎已亦不可也至於不聽乎已者已之不最職之不劬拱手而聽乎彼曰命也吾有目於此閉之則不覩泰山開之則察乎秋毫今也自閉焉而自不睹焉而曰吾有聽乎彼也可不可乎孰使吾行於今者非命也歟孰使吾不行於今者非命也歟若夫傳於後

與不傳於後此誰之罪功而又以尤乎彼哉以不傳於後而尤乎彼則妄尤乎命以傳於後而不尤乎彼則妄德乎命且命也者既能通塞吾於今亦足矣又能通塞吾於後不已甚乎使其果能若是則孔孟顔曾久哉其泯也揚雄韓愈命能不伸其生而不能不伸其死二子之死其言行之巨力猶足以不制於命而况孔孟顔曾也哉其昔者竊聞之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孟子昌嘗曰舜之

傳者命也吾之未免鄉人者亦命也而不憂乎哉顧與予棣焉所謂命者論而勿議可也存而勿論亦可也行於今不行於今吾既知其彼之職吾豈以越職乎哉蓋有非彼之職者矣書生之論世以為迂若其此論乃欲棣其非彼之職者而不越夫彼之職者今之言曰越之斯通聽之斯窮不棣不塞愈棣愈塞而吾二人者反之豈特迂而已哉夫子所謂下愚不移者殆謂某輩乎雖然行於今傳於後匪舜匪堯未有兼焉者也不然苟職



於已者盡矣果不行於今乎不行於今矣果不傳於後乎傳於後而不行於今吾奚病哉既傳於後又欲行於今不既傷廉乎以是而求於彼彼亦必告匱矣不然吾姑置其二求其一可也若曰不畀其二併奪其一則吾不能知矣江之西湖之南山可鋤溪可漁吾與子其蚤歸乎不宣某再拜


誠齋集卷六十五

誠齋集卷六十六

宋 楊萬里 撰

書

答盧誼伯書

某再拜誼伯丞公學士即日良月晴寒伏惟涉筆有相台候動止萬福庭闈壽康長幼有慶某孤苦餘生不自意全故人不遠千里遣一介行李訪問生死此意厚矣

無以當之如何寄新作兩軸盥病手摩老眼疾展快讀所謂如行山陰道中山川映發使人應接不暇也諸戕如謝蔡卿薦書者最佳慘淡之味剖劂之功大抵神駿祖蘇氏蕭散宗后山非今所謂四六者也至於古文如送蔡漕序其初論遠近等詞數行布置似韓至中間數語圜折反復氣骨殊似半山老人也雖咏之未幽咀之未永育之未就然譬之學良庖者一旦使之為周人之蚳醢魯人之㦸羹晉人之胹蹯未必盡似也而其風味

小異嘗者知其非族庖之所能市脯之所有也甚賀甚賀惟詩似未甚進蓋體未宏放句未鍜鍊字未汰擇措使一兩聯可觀要之未可摘誦令人洞心駭目也如成敗蕭何等語此不應收用詩固有以俗為雅然亦須曾經前輩取鎔乃可因承爾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之裏許若箇之類是也昔唐人寒食詩有不敢用餳字重九詩有不敢用糕字半山老人不敢作鄭花詩以俗為雅彼固未肯引里母田婦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

妻之列也何也彼固有所甚靳而不輕也知下問文字之意甚誠且廹故盡言無忌足下能不督過否不督過矣能不芥蔕否不芥蔕矣能樂從否徵詩文某自常州及歸途及山居有七百詩廣東四百詩多未能致居憂三年守言不文之禮詩文皆不作近財免喪程帥來覓江西宗派詩序葢渠盡得派中二十六家全集刻之豫章學宮此一鉅題也初得程之書頗有楚莊王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之嘆亦既强作數百言往矣今送一本足

下詞源方如桃花水生見此可以笑老人筆力之退當日吾不敬子矣湖南諸司皆無一日雅坐視名勝不能誦佳句於百寮之上獨有娓悵而已然至寶所在神光異氣天且不秘人其能揜之哉所幾强飯自愛不宣

答徐賡書

某再拜載淑徐君足下宿昔辱臨晤語有頃知嗜學之不淺鑽文之不惰將有以應吾君俊茂之求而赴當世經濟之用也甚欣甚賀茲又蒙移書諏以今日科目文

詞之利病某陳人也敢知時世詞章之利若病哉方掩苟蹤之耳閉彌明之口之不暇而暇答乎哉非不敢也非不暇也聞之者必不信也信與不信固非所宜恤而又足下諏之而不置聊復狂言蓋聞文者文也在易為賁在禮為繢譬之為器工師得木必斛之以為朴削之以為質丹雘之以為章三物者具斯曰器矣有賤工焉利其器之速就也不削不丹不雘不斛焉而已矣號於市曰器莫吾之速也速則速矣於用奚施焉時世之文

將無類此抑又有甚者作文如作宫室其式有四曰門曰廡曰堂曰寢缺其一紊其二崇庳之不倫廣狹之不類非宫室之式也今則不然作室之政不自梓人出而雜然聽之於衆工室則隘而廡有餘門則納千駟而寢不可以置一席室成而君子棄焉庶民哂焉今其言曰文焉用式在我而已是廢宫室之式而求宫室之美也抑又有甚者作文如治兵擇械不如擇卒擇卒不如擇將爾械鍛矣授之羸卒則如無械矣卒精矣授之妄校

尉則如無卒矣千人之軍其裨將二其大將一萬人之軍其裨將十其大將一善用兵者以一令十以十令萬是故萬人一人也雖然猶有陳焉今則不然亂次以濟陣乎驅市人而戰之卒乎十羊九牧將乎以此當筆陣之勍敵不敗奚歸焉藉第令一勝所謂適有天幸耳抑又有甚者西子之與惡人耳目容貌均也而西子與惡人異者夫固有以異也顧凱之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又曰頰上加三毛殊勝得凱之論畫之意者可與論

文矣令則不然遠而望之巍然九尺之幹近而視之神氣索如也惡人而已乎抑又有甚者昔三老董公說高帝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惟文亦然由前之說亦未離乎勇力邦域之中也盍見董公而問之問而得之則送君者皆自崖而返矣若夫前輩所謂古文者某亦嘗耳剽而手追矣顧足下方業科目夫業科目者固將有以合乎令之律度也合乎令未必不違乎古合乎古未必不售於令使足下合乎古而不售於令足下何獲焉分

土炭無愛也其他日之俟不宣某再拜

答王季海丞相問為嫡子報服書

某再拜昨承誨答至感即朝恭惟鈞候動止萬福某令早原廟會尤檢正京右司復告之以鈞誨欲從宜加服以重大宗抗章釋位以免朝服二說可行與否皆合詞以為未安葢禮所以別嫌明微者也嫌莫大於尊卑之疑微莫嚴於毫髪之差是故君子於所尊者伸則於卑者不得不詘矣於公義有所隆則於私恩不得不殺矣

母者尊也嫡子雖重然而卑也孝者天下之大公也慈者天下之達私也尊卑無二極公私無兩隆若夫禮重大宗律有明文此禮之常也今也仰則怡壽母俯則悼嫡子此禮之變也常則經用變則權行權者非權術之權也權衡之權也權然後知輕重且禮經不純素老萊子必戲采丞相不忍於服朝服宜也至於加服丞相必有所大不忍矣當大不忍之心發見之時丞相從而察之此即天高地下禮制行焉之本意也春秋爲尊者諱

豈為諱其過差而已哉凡吉凶哀樂無往而不諱也從其所當諱者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古人舍魚而取熊掌者正於大小輕重之疑而決之以從其一也孝與慈二者不可得兼豈特魚與熊掌比哉聞見所及不敢泯泯顧更與博習於禮者熟議而酌取之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丞相此舉可不謹乎不宣某再拜

與周子充少保書

某伏以涉秋益熱恭惟觀使少保丞相小泊雲莊天枈

忠藎鈞候動止萬福相眷鈞慶其自得邸報知釋位去國而莫知風帆所指近得尤延之書乃知度夏於陽羨吾人仕宦有進便有退有出便有處丞相學力豈不能築河堤以障屋霤所可憾者君子得時行道而不得究其蘊耳然道之興廢聖人歸之命斯文之興衰聖人歸之天則丞相又奚憾焉當庚午試南宮丞相雪中騎一馬於前某荷一繖於後之時豈知丞相至此布衣位極上宰此外復奚須哉抑湯朝美飲醇酒之論丞相尚記

憶否已矣姑置是事獨世路風濤真可畏耳近有讀邸報感事詩去國還家一歲陰鳳山錦水更登臨別來蠻觸幾百戰險盡山川多少心何似閒人無籍在不妨冷眼看昇沉荷花政鬧蓮蓬嫩月下松醪且滿斟當左席進步時高揖辭去此舉甚善惜再留耳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為世所恕蔡定夫是也而不輕就者亦復不恕何哉朱元晦是也論至於此則去就辭受皆不可耶可畏可畏其此間隨分支吾儘可卒歲但年來家私事殊

惱懷抱今年閏月中男産一男孫未晬而夭止有此一孫耳苦哉苦哉丞相何時西歸别得修敬心事無聊草草奉寄黄檗茶二觔聊復伴書悚仄悚仄顧言盡珍重理以繫善類之望

答胡季解書

某頓首再拜復書季解判院執事某今月二十七日有皮秀才來訪坐定袖出執事書一封云有累舉得官蕭君者以此書托轉致某發書讀之蒙執事命戒令作先

忠簡大資老先生文集序引其即日下筆今以獻焉然是舉也初而驚中而喜卒而疑夫焦僥氏者其長三寸今有人詭之以負泰山豈其任哉其是以始而驚世蓋有學畫三十年者問其平生所寫則盡塗之人也一日乃得見子都而寫焉一何其遭又何其榮也其是以中而喜世有藏曹將軍之馬者或者病其瘦而加之肉又有藏滕王之蝶者或者病其淡而加之鉛黃馬不瘦矣蝶不淡矣然豈其真哉其是以卒而疑其之所以驚

異未畢而疑有繼之者何也昔者執事嘗命某作老先
生行狀矣某不自量其不能而輒不辭遜遂擬作以獻
焉執事不以為不可也他日得石本則或者增加其辭
與其所獻者小異矣且如老先生上皇帝書論和戎事
某掇其粹精之尤者書之矣而或者增加之以全文謹
按論語二十篇而太史公作孔子世家所載者僅五十
餘條由或者之見則太史公之書缺矣曷不盡二十篇
而載之之富也揚雄元后誄七百餘字而班固作元后

傳所載此文十六字而已由或者之見則班書亦鈌矣曷不盡七百餘言而載之之華也又如老先生論士大夫之懦某述其辭曰謂無勇婦人而或者增加之曰謂無勇為婦人謹按左氏傳曰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由或者之見則左氏之文鈌矣曷不曰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之明也大抵作者豈述者約非好約而惡豐也每事而載之豈將不勝其載也其也慮淺而無深湛之思辭拙而無絺繪之工固也然非或者所當過憂也夫斯

文之淺且拙自有斯人之職其咎或者何必任斯文之咎代斯人之憂乎不曰過憂而奚也而執事不察從而行之意者非執事之不察耶意者執事是時哀戚之中不暇於察耶夫某昔以行狀而蒙或者之增加矣今又以序篇而取或者之增加退之不云乎足下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再刓之刑信何如也某雖欲不疑得而不疑乎今所獻序篇之文萬一有不得當於孝子慈孫之意非敢遂其非也不自見其睫也願離婁吹毛以盡

告之其當敬受教一易再易數易敢以勞爲解哉惟無
或者之說再行焉則幸矣吾曹相從羣居商畧文字之
間初喧而忿爭中靜而嘲戲此書生故態也此事寂寥
久矣聊復供一莞不宣八月二十九日其再拜

答沈子壽書

其再拜子壽使君寺丞詩弟即日冬初恭惟台候動止
萬福其頃在金陵聞子壽宅太夫人之憂嘗走一騎往
唁竊念喪不二事書中欲他及恐他及乎此心耿然今

未釋然也未幾其以臂痛謝病免歸如病鶴出籠脫兔投林此意此味告之野人野人笑而不答告之此心此心受而不辭自此惟山不深林不密之為恨山深而林密予何恨哉猶有恨者不早焉耳早非所恨也自此幽屏遂與世絕上之不敢以無用之姓名入於修門下之不敢以無滋之書問至於通貴惟是平生方外之交一世詩文之友遣於心而不去去於心而復來此一事獨擾擾焉於吾心萬事俱遣一事猶在雖與世絕有未絕

者是亦心之一病也臂病無藥可療心又病焉何藥可療哉一身有一病不幸也今吾一身而二病焉幸乎不幸乎抑又有幸者遣之而不去也去之而復來也如吾子壽也念之而不可見也問之而不能往也不以其遠乎哉不以其病乎哉以予之病且遠念子壽而不可見問子壽而不能往是又大不幸者而曰幸云者相呴以濕相濡以沫相忘於江湖三者孰愈乎故曰抑又幸焉不然能詩如子壽能文如子壽與人交不以濕燥涼燠

兩其心如予壽此而可疎孰不可疎有風北來吹墮好音知故人之不我忘如我之不故人忘也乙集新詩一篇三過也不惟三過也又將百過焉使予駭然立躍然啫曰是非復吳下之阿蒙大篇若春江之狀風濤也短章若秋水之落芙蕖也歐公云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今則不然雖欲避路予壽已斷吾路矣雖欲不放出頭子壽已嶄然其頭矣勍敵如此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九江山水國也天錫詩人賜之大江為之旨酒兕觥

賜之廬山為之籩豆大房賜之庚樓風月陶逕松菊為之毛庖㦸羮醒於傷而飽於過是吾憂也詩於貧而句於匱豈吾所憂哉側聞前茅未至蔥佩未琯而水石懽迎鷗鷺候門矣吾不以為子壽賀而以為江山賀也他日得句肯我寄乎有渝此盟詩神尼之俾隊其詩毋入杜域一笑其幼無知識妄意學道愛人之事誤墮在一世爭奪之場今幸天脫謝家青山已決終焉之志青鞋布襪從此始矣子壽方為時用而顧欲與我遊子壽利

乎哉若曰非利之謂也然而未敢求絶乎爾則亦未敢求絶乎爾惟强飯自愛永為風月之主人惟此之望世俗暄涼頌禱之辭知子壽必不欠此其問諸水濵

答葛寺丞書

某一昨謝病免歸僵卧空山泉石之與曹猿鶴之為使已與世絶惟恐姓名之落人間聲光之墮塵中也有如年丈以四海九州同年之契三年江上從遊之樂風亭月觀尊酒論文之友亦復影響昧昧久不通一字脚非

踈也顯晦之勢雖欲不異獨得而不異乎郡中白粲之
檣西歸長年三老劉其姓明其名者闖然剥啄荆扉持
雙鯉挈乘壺及八缶云我舊同年之寄遠也端拜函書
披讀殘辭裂下錦機鏘鳴瓊琚奇怪闘進應接不暇也
烟霞為我驩喜松竹為我鼓舞使如揖絶俗出塵之標
聆登峯造極之論相羊乎賞心白鷺之間覽觀乎三山
二水之外也顧獨有可怪者一紙情話吾人事也雙緘
世俗之禮豈吾人事哉若曰施之於所尊則吾與公非

同等乎若曰施之於所敬則公於我非繆敬乎深源所
謂咄咄怪事不於此乎在復於何在乎久不奉小庚此
債當為我抵掌絶倒也老來心中不挂一事獨有一苦
事非孤斟而無佳客乎孰使我悵惘而無聊者非有山
珍而無海竒乎呼酒未至愀然不怡酒既至愈愀然不
怡豈酒使我至此使我至此者前之二無也今開乗壺
則糟丘之郭索不介紹而至啓八缶則東海之鯨魚不
波濤而來是夕為公持以左手洗以苦酒邀歡伯酌大

白忽乎不知烏紗之落與否玉山之頽與否也而況太白之死與未死伯倫之埋與不埋哉吾之苦事不覺脫然去我心也非公賜而誰賜也來書云某方味道腴而乃以滋味為寄則陋矣某敢有問年丈謂道爲在道在瓦礫道在坑谷獨不在糟蟹鯨鮓乎道不在糟蟹道不在鯨鮓是為道乎是為非道乎併供夫子之一莞新除名城未足多賀年丈既以為某謝某獨得不以為年丈賀乎小啓別紙呈似不請益併求匠石之斲其蠅翼也

傳櫓茶七十銙萬安產也里之士以見饒者矜之以為不減雙井日鑄也及章貢雪糖八角併以書匪報也其待盡山林而公方登用合併渺無前期顧言為斯文珍重其臂痛不能親札敬占兒輩代書惶恐不宣

答朱侍講

某再拜伏以春事將中苦雨未解恭惟宮使侍制侍講契丈辭帥不拜謁祠聽請天相台候動止萬福某間者濶焉久不聞問非踈也宜也自不佞駕辱書語離之日

嘗稟及病瘵之人書問不應至朝貴矣向丈忽以所賜手札來得之驚喜當其入也固知其不久也執古之道以强令之踐持己之方以入時之圜是能久乎不久何病不久然後見晦老甚嘆甚賀若老夫者不但老而已今真成一病夫矣人日後一日略入州府一見益公又後三日歸則大病矣倒卧如死欲起如癡坐則呻行則憊自斷此生已與世絕而不我知者猶欲見分所啖嗜者而謂吾晦老亦有是語乎世有嗌腊而遇毒者歸而

諗其徒曰爾欲腊乎何以異於是久缺諠浪一笑所願
貴珍以棟孔子堂安得合併以窮遊方之外

與余右相書

棊再拜伏以即辰仲夏之月暑風清微恭惟大丞相精
忠格天獨力挈國三神贊祉鈞候動止萬福相門玉眷
諸郎直閤蒙休惟均棊謝病免歸掃軌幽屏自分此生
已與世絕伏自鈞座遣騎問訊生死之後未幾恭聞還
廟堂徑兩社遂宅一相皆不能奉尺書爲賀蓋山林野

人姓名不應入修門書問不應至王公其勢則然耳今者敬拜尺一之版併有弓旌之招榮光赫然下飾泉石仰荷聖天子不忘於遺簪大丞相尚軫於舊物便應朝聞命不待夕而引道也伏念某年運而往來日無多精神日以摧隤氣志日以槁落形容日以清羸親舊在三里七里之間每欲訪之升車復下出門復返惟請俸在郡中念他人耕之某炊之不見地主心不安焉歲時間一往焉既歸必大憊卧如死坐如癡立如履冰行如蹈

虚盡三日而後復初每竊自嘆材不合時性多忤物是身本無用今又衰病真無用矣如有用我將作底用哉其勢如此大丞相以為是能自駕柴車水浮陸走不遠二千里而詣東闕北闕之下哉其不能明也又況進之難未若退之難進之得機會未若退之得機會大丞相以其門墻之舊矜其老朽而收召之以風天下此真某退歸之機會也某得此機會而不乘之以歸他日求歸其將焉歸已具公劄申聞欲望大丞相力賜開陳俾遂

老懐之大願特免此行再畀祠禄以活餘生此實惠也惟大丞相洞視而財幸焉渺無參侍之期願言愛身以及國永為天下國家之福

再與余丞相書

某再拜叨蒙上恩頒以名節實以抱病日久形影僅存心與身謀各不相保已具公劄懇辭方跼蹐以俟可而今月十一日再准三省奉六月十二日聖旨不許辭免恭承鈞慈親染烟霏霧結之妙畫報以玉珮瓊琚之偉

辭綈袍之恩遺簪之念皭然鋪張於繭紙之上感極至泣不知所云仰惭皇上之異知重愧丞相之故意惕然震懼無地置躬葢亟欲力疾而造前又自度衰羸之難强深恐垂死之病身終不能寸步自致也再殫悃款仰瀆聰聽伏念其平生萬事無以愈人至於愚誠有所必不為者如矜異衆之行如立欺世之論如干矯俗之名皆深耻而必不為者故靡名不應未嘗偽辭靡官不拜未嘗力免此等事人皆信之不惟其自信而已也丞相

亦信之非惟人信之而已也而今也聖主辟延之意丞相旁招之勤何獨不洋洋焉動其心乎誠以年日益侵病日益加心往而形不隨身行而力不應故也古人云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其之仕也其不類此乎否也非命也夫非命也夫其嘗三入朝見士大夫力疾而不得辭者多矣有既至朝列而死者矣有僅至修門而死者矣有將至半途而死者矣其未至也朝廷遲之其既死也朝廷惜之臣之事君其死亦何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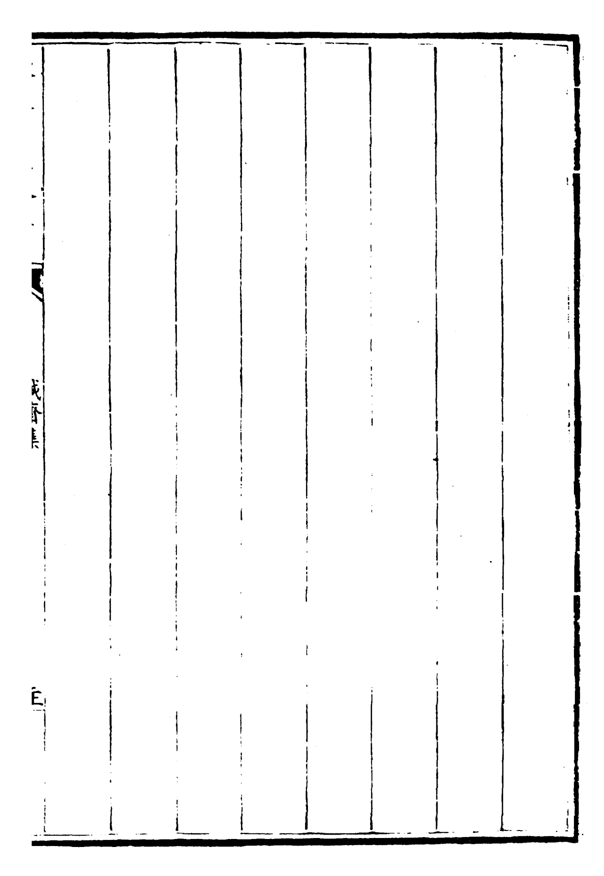
惜哉然有有益之死有無益之死死於國事死於道路
其死均也然孰有益孰無益也其有益也為下者奚以
惜其無益也為上者奚以不惜某自計至熟借使力疾
而强於行恐未至修門未及半塗已先狗馬填溝壑矣
豈不上詒君相之憫恫乎意廹者無緩詞不自知其煩
且瀆也謹再具手劄申尚書省欲望大丞相力賜敷奏
特寢名命再畀祠禄以保全垂死之餘生生死肉骨在
大丞相一言而已不宣

與四川制置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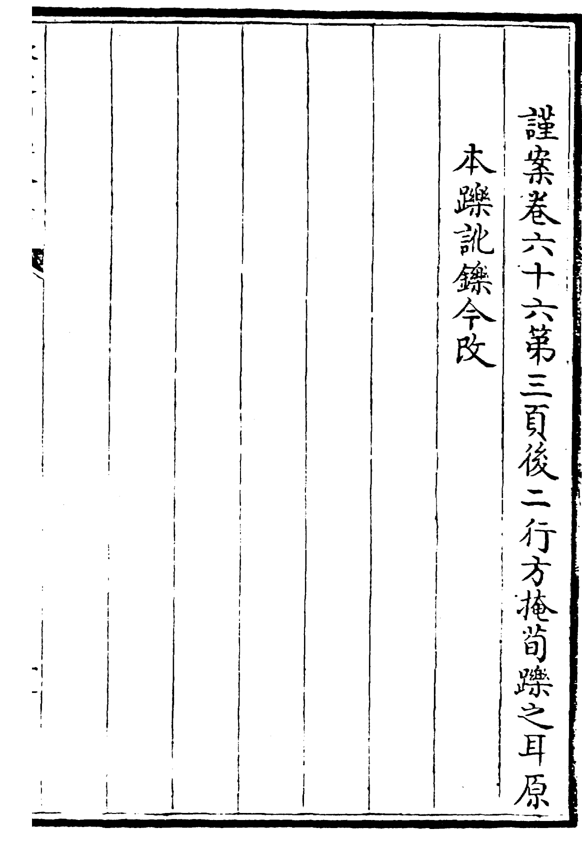
某再拜伏以即辰春雪小霽寒競已甚恭惟判府制置
龍學尚書尊契丈往護國西宗社倚重華裔震疊天人
交孚台候動止萬福某疇昔之秋小兒幼輿入京因之
奏記於金華之賢府主故當無復石頭驛事否始望期
月報政即歸鈞軸未幾乃聞有清獻一琴一鶴之行天
之西北一柱孤撑八極安妥兹任顧不重兹事顧不偉
耶隆興初元王龜齡自吏部侍郎出帥夔子有臨安府

録事參軍祝欀者抗疏銀臺以諍孝宗上書政府以責執政大意以謂王某之忠義謇諤借令不容於朝廷亦盍置之近藩緩急呼來疏附奔奏無倉卒乏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策之良也雖不報亦不留行然一時翕然善類壯其毅吾道怙其助豈其今日而謂天下無一祝欀可不可也此某所以為門下賀而未敢為朝廷賀也姑舍是西氓庸無疾苦西備庸無罅漏門下備嘗而多閱之矣今之可以盡言者昔之未敢盡言者也今之

可以盡行者昔之未得盡行者也留意留意勗之勗之此其所以不為門下賀而為朝廷賀也妻姪羅全材受知及恩其不淺而深也昭矣無禄不及蒙被故人作尹眼為青也有開州太守陳師宋名公璟純誠可親謀慮可諏居於宜春亦江西鄉人也頃與其同僚於高安渠為高安宰安頼其集事而民蒙其福敢以為薦倘台座不疑其欺已或頼其用也一别十年此行萬里顧言珍重即歸而間兩社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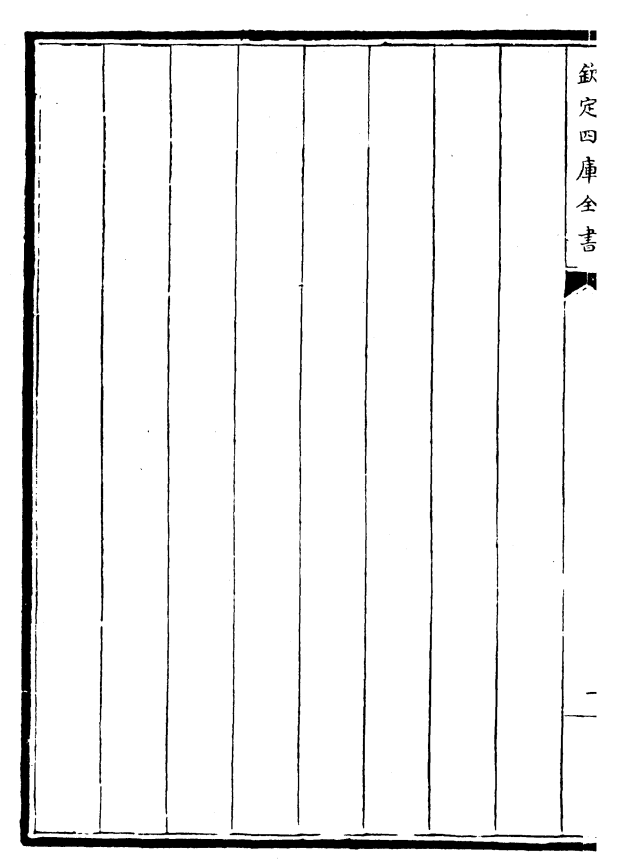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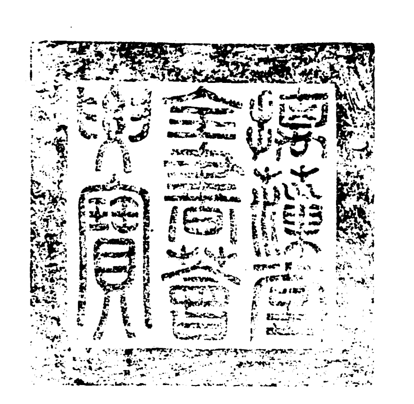
誠齋集卷六十六



謹案卷六十六第三頁後二行方掩蔨蹀之耳原

本蹀訛鏁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吳魯